

# 新民晚报 | 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## 尺度与温度

北北

这两年,越来越感觉到生活的尺度化。什么都要被量一量:努力有无回报,付出是否值得,关系是否对等,情感能否变现……量久了,人与人之间,好像只剩下可计算的部分。

我开始意识到这一点,始于一些日常的计算。送孩子上学,早高峰往返程要一小时四十分钟,值不值?做顿最简单的饭,连头带尾要两小时,值不值?我甚至会计算一天的家务时长,将其尽量控制在“合理范围”。总觉得,有限的时间和心力,应该用在“更出成效”的事上。

可我发现,在一个越来越“卷”的职场环境中,即使尺子用到极致,把自己卷到极限,也未必能换来世俗意义上的成功。竞争加剧,规则多变,回报变得不确定。只看结果,很可能感觉越努力越挫败。尤其在AI不断迭代的当下,普通人的“卷”没意义,算来算去,终究算不过机器,只能徒增疲惫感。这让我重新思考,如果在尺度世界里感到疲惫与无力,如何寻找新的支点,活出意义感?最近听脱不花的“长谈”栏目,在她与刘擎教授的对谈中得到启发:我们需为自己营造一个温度世界。

温度世界,并不意味着逃避现实,亦非退出竞争,只是在生活中,不再只用尺子衡量一切。它关乎善意、信任、尊重与照拂,关乎那些无法被量化,却能真实托住日常的东西。比如接送孩子,路上的闲聊是一段温馨的亲子时光;亲手做的饭,带着锅气,也带着对家人的爱;平常日子里的插花、浇水、点香、喝茶、小聚……这些看似“没产出”的事,其实产生另一种效能,它能让人安定,让人稳住。

在孩子年幼时没能多陪伴、牺牲了和家人的相处时间、放弃了和好友的相聚……很多人回首往昔,会为这些错过感到遗憾。这是绩效社会带来的弊端,让人把时间倾斜在显性业绩上。从前农民去田里挣工分,如今大学老师在校园里挣工分,量化考核被普遍应用,一个职场人取得的每一分都有相应的绩效报酬。于是,相较于显性业绩和外部成就,那些不能转化成钱或上升路径的人际交往、日常生活中的关心与爱,作为隐形的存在常常被我们忽略,但却是真实有力的支撑。

而营造温度世界,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释放善意。善意若不加判断,很容易被利用。不设防的付出,很可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不是所有人都值得我们毫无保留;也不是所有关系,都适合持续供温。我们依然愿意释放善意,前提是,对方理解善意,也能回应善意。善意很贵,需轻拿轻放。

最好,能打造出属于自己的平行世界。在尺度世界里,好好谋生;在温度世界里,稳稳有爱。



边看边聊



智慧晚餐

郑辛遥

自夸——自垮。

傍晚,我坐在窗前整理文稿,忽然听见细微的撞击声,似有若无,却非常清晰,什么声音?我回头看,没见异样,就只顾做事。过会儿又听见了,是连续几声,像怕人听见似的小心翼翼。我跳起来,不会是老鼠吧?提心吊胆地去找,声音却没了,我松了口气。正想继续工作,忽见一堆花瓣掉在地上,再看,一朵玫瑰已成“秃头”,原来花谢了,我听到的是花落的声音!花落怎么会有声音?是听错了?花开有声,我听到过。小时候在老家,楼前有花园,种了不少树,更多的是

花。阿娘空了就去锄草修枝浇水,有时什么也不做,就在石凳上坐着。我在园里疯玩,追蝴蝶捉蜻蜓,把螳螂的脚缚住,拖着它在地上爬,不管我玩什么,阿娘总是笑眯眯地看着我。但只要我摘花,她就会大叫,别动!她总说,花像人一样,喜欢扎堆住老家,和它的兄弟姐妹在一起,就长得好看。你把它摘下,只剩下独自一朵,没人说话没人陪,它不开心,就会死掉。我还小,听不懂,有时阿娘说着还会掉泪,更不明白了。有一年春天,园里的花开得五颜六色,好看极了,我看着它们,拍手笑。忽然阿娘说,勿要响,依听!听啥?只听蜜蜂嗡嗡叫,没听见别的声音。阿娘轻声说,勿要弄出声音来,好好听!我不敢作声也不敢动,真的听见了!那是一种细细柔柔的声音,哪来的?阿娘说,这是满头红花开的声音。满头红是园里最多的花,一开就是一串,艳红艳红的,把它摘下来包指甲,是村里女孩的最爱。我不知它开花时会有声音!阿娘说,花像妈妈怀宝宝一样,到时候就要出生。依妈妈生依时,痛得叫了三天三夜。花熟了要开花,它痛,像依妈妈一样,也要叫。花又没嘴,怎么叫?我不信。阿娘说,它不用嘴,是用气拼命挣。我静下心来听又用眼看,扑,扑扑,花动了一下又动一下,声音随着花开发出,轻得像微风吹过。悠悠悠悠地,花就开了。阿娘说,听到花开的声音,是有福气的人。原来花

## 花落花开又一年

叶良骏

乡下舅舅家的储物间里,摆放着一对有年代的小方箩,它不同于那种方底宽肚圆口的大箩筐,用扁扁的竹篾片编成,密不透风,虽也上圆下方,但上口与箩底同宽,四边还有角撑,当地人又叫夹箩。

小时候我们舅舅两个,常被放养在浙东四明山脚下的小舅舅家。这个叫横岙的小山村,离上虞大约三十公里,那时交通不便,出门全靠走路,从汽车站到舅舅家尚有三十里村路,小方箩就成了舅舅接送我们最重要的交通工具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,日子质朴而缓慢。舅舅出发前会把小方箩擦拭得干干净净,在箩底铺上柔软破棉袄。天刚破晓,他起来烤上几个小红薯用油纸包着放在箩底的破袄堆里,然后一头挑着我,一头挑着弟弟,出发了。他顺着河边穿溪滩过小路,来到黄竹岭,黄竹岭是上虞与余姚的分界岭,这段路近但难走,岭又长又陡,走下黄竹岭,舅舅会放担歇脚,拿出箩底破袄捂着的红薯分给我和弟弟,温热的红薯带着甜香味,寒冷的冬日里,这种软糯香甜的味道太令我们雀跃和满足了。

到丰惠镇已快中午,我们从小方箩里跳出来跟着舅舅在东大街里转悠,舅舅带

我们吃过面条买好糖果就早早进站候车。客车只一天一趟,特别拥挤,舅舅怕挤着我们,仍把我们放进小方箩,他扁担一夹,一手提着一个方箩赶在车门打开前冲到第一个,上车后舅舅抱着扁担守着小方箩,就算车上人多得站不住脚了,我们也不会被挤到。

小方箩是舅舅家不可缺的物件,承担着挑谷米、担饲料、搬杂物的任务,更是我们姐弟俩一个温暖的小窝。有时我和弟弟跟着舅舅挑着小方箩到田头,舅舅施肥,我们拔草;舅舅扎草垛,我们捡麦穗……我们边干边玩,累了困了,舅舅就把小方箩横过来,像个遮风蔽雨的小帐篷,我们爬进小方箩,头朝里脚朝外,美美地睡上一觉。等我们睡醒,舅舅也干完了活。炊烟袅袅的夕阳下,一个大人挑着一对小方箩,后面跟着两个蹦蹦跳跳的小孩。

舅舅的小方箩里装着我们童年的憧憬和快乐,也装着舅舅肩头扛着的晨光与暮色。如今的小方箩也早已退出历史舞台,这些养育过我们的老物件,有着太多远去乡的影子,那清冷里混着焦香的红薯味道,那充满童趣的快乐转圈,那飘散在记忆中的乡村气息,萦绕在我们心头。

## 舅舅的小方箩

悠然

上海图书馆家谱馆对外开放了,它的前身合众图书馆诞生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、炸毁上海东方图书馆和商务印书馆后的1941年。叶景葵、张元济、陈陶遗、顾廷龙等爱国知识分子凭借一己之力,毅然发起创办的家谱图书馆,取名“合众”即“众擎易举”之意。从创办初期空无一人、空无一物,发展到聚书30万余册、金石拓片1.5万余种,其中大量家谱更是凝聚着各方“众筹”力量。开放当日,观众读者云集,不少是附近社区居民。他们数十年与这座建筑

相伴,见证了它从合众图书馆、历史文献图书馆、上海图书馆长乐路书库到家谱馆的历史进程,我也跟着众人的脚步一睹为快。不过,我与大家还有点不同。70多年前,家父大学毕业,经他的老师顾颉刚与顾廷龙的族亲关系,介绍到合众图书馆工作,成为该馆最早的馆员之一。我家就住在富民路上与合众图书馆一步之遥的弄堂里。我儿时天天与它亲密接触,当时家父常常下班后还在工作。时常我们吃完晚饭父亲还没回家,我就去馆里叫他。门卫老杜慈眉善目,拉着我的手走到楼梯口,往二楼轻

轻地叫一声:“杨鑑,儿子来叫你回家吃饭啦!”那时,家父与同仁们正在编撰《中国丛书综录》。

我随着人流,在家谱馆一楼

## “众擎易举”家谱馆

杨洵

第二部分“先贤流芳”的展柜里,找到了家父的手迹。这是用铅笔写的和油印的两个本子,字里行间镌刻着合众图书馆和历史文献图书馆创办初期的艰辛轨迹。当时刻字的钢板还是家父自费购买,至今还珍藏在家里。

自从儿子上大学,我们家晚饭后的时光便多了一段固定的仪式——散步。岁月有了留白,脚步踩在夕阳的余晖里,日子跟着慢了下来。

最初常去家附近的社区公园。暮色一沉,路灯便次第亮起,昏黄的光透过香樟树叶的缝隙,在地上织出细碎的光斑。步道上早已挤满了人,像一汪缓缓流动的潮水,清一色地逆时针挪动。塞着耳机的年轻人脚步轻快,耳机线随着摆臂轻轻晃动;老两口手牵着手,步子迈得小而稳,嘴里还絮叨着菜价和孙辈的趣事;还有推着婴儿车的年轻父母,低声哼着不成调的儿歌。我们被这股人流裹挟着,不得不加快脚步,五六圈走下来,后背沁出薄汗,胸腔里的沉闷也跟着散了大半。公园的角落永远热闹,东边的广场舞队踩着强劲的节拍,西边的票友正拉着二胡唱《苏三起解》,连石凳上都坐满了聊天的街坊,烟火气十足。

后来爱去苏州河边。傍晚的河水泛着粼粼波光,微风拂过脸颊,还带着水汽的清涼。两岸的建筑被灯光勾勒出清晰的轮廓,老式洋房的尖顶、现代高楼的玻璃幕墙,一古一今倒映在水里,像一幅流动的油画。我们不赶时间,有时沿着亲水平台慢慢走,看游船拖着白色的水痕从桥下穿过;有时在长椅上坐一会儿,听岸边的柳叶沙沙作响,看晚归的鸟儿掠过河面。那一刻,自己仿佛也成了风景的一部分,没有工作的催促,没有生活的琐碎,只有眼前的水光与暮色,让人想起梭罗在《瓦尔登湖》里写的——“我步入丛林,是因为我希望生活得有意义,我希望活得深刻,并汲取生命中所有的精华。”梭罗常在瓦尔登湖畔散步,在林间的脚步声里思考生命与自然,而我们在苏州河边漫步,何尝不是想在喧嚣中寻找内心的宁静?

寒假,我和朋友结伴去海南,傍晚,我们从繁华的街区走到郊外的田园,脚下的路从水泥地变成了松软的塑胶步道,空气中飘着青草和椰子的清香。有一次,我在草丛里捡到一株破了壳的椰苗,嫩绿的芽尖顶着细碎的沙土,我们小心翼翼地把它带回住处放在窗台上。没过几天,椰苗就舒展了新叶,成了房间里最鲜活的装饰——这便是散步时意外的惊喜。暑假去国外小住时,常常散步至附近

学校。学校没有围墙,也没有门卫,草坪像一块巨大的绿毯。我想象着开学时,孩子们一边奔跑一边认字的模样,连运动都成了快乐的学习。宽宽的U字形车道,让人想见早晚接送时,家长们有序停靠的场景。暑假的校园很安静,偶尔能看到年轻父母推着婴儿车遛娃,还有三两只小鹿从草坪深处走出来,或低头啃草,或奔走嬉戏。我们屏住呼吸,用手机悄悄记录下这一幕,生怕惊扰了这份人与自然的和谐——这样的散步,更像一场与自然的对话,让我们在陌生的环境里,感受到生命的柔软。

周末回崇明东滩的家,最享受的便是夜幕下的散步。高尔夫球场的球员们早已收杆,偌大的草坪褪去了白天的热闹,成了散步的绝佳处。脚下的草叶带着露水的湿润,远处的湖泊泛着月光,梨园和桃园里的树枝在夜色中勾勒出郊野公园的轮廓。沿着步道走,会经过篮球架和网球场,偶尔能听到远处传来的虫鸣。最让人期待的,是看飞机从头顶飞过——浦东机场的航班大多要经过东滩,三五分钟就有一架在夜空里画圈,常常是三架飞机连成一个大圆弧,一架刚消失在云端,一架已至头顶,第三架像一颗明亮的星星,在东南方的天空闪烁。有趣的是,这些飞机仿佛通人性,总在远离住宅区的上空转弯,很少让人听到刺耳的轰鸣,只留下一道淡淡的航迹云,在夜色里慢慢散开。

有人说,散步不过是简单的移动,可于我们而言,它早已超越了“消食健身”的意义。它像喝茶时的慢品,能让人在茶香里放空思绪;像下棋时的切磋,能在交流中增进情感;更像梭罗在瓦尔登湖畔的沉思,能在自然中找到内心的平衡。我们在不同的路上走着,看不同的风景,聊不同的话题,那些脚步丈量过的土地、眼睛捕捉到的美好、心里感受到的宁静,慢慢拼成了生活最本真的模样。

其实,散步不是简单的“走走路”,它是一种生活方式——是在忙碌中偷来的闲暇,是在喧嚣中守住的平静,是在陪伴中积累的温暖。就像王羲之在《兰亭集序》里写的:“天朗气清,惠风和畅,仰观宇宙之大,俯察品类之盛,所以游目骋怀,足以极视听之娱,信可乐也。”每一次散步,都可以是一次与生活的温柔相拥。

## 散步

陈美



我们的老鹰湾。要过年了,绵绵的思念化作五彩缤纷的花花,出现在我眼前。落花飞,生生不息,为我奏响一曲曲生命赞歌,听得眼里洒出水来,看得心里满是欢喜。忍不住要像阿娘那样地喊,嘘,别作声!和我一起屏息凝神,来听落花的声音,哪怕只有一次,你可能就会是个有福之人!

回去,房间里一片芬芳。今天,这朵先谢了,还未枯的花瓣撒了一地,发出柔和的轻吟。想起阿娘说,花开是因为痛才叫,那么,花落,因为什么叫呢?恋恋不舍吗?还是因为人们不知花落也是一道风景发出的叹息?也许是为了与世界告别?一肚子疑问,无人回答。

岁月匆匆留不住,落花飞,早成了别人的家;一幢幢楼,挤走了开不败的满头红;爱花的阿娘独自乘上没有返程票的列车,再没回过

冬日的暖阳明媚而舒适,我们去参观位于福州路200号的老市府大楼。

走进庭院,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幢维多利亚风格的红楼和两件超大的户外雕塑。展示大厅玻璃柜里的一张张斑驳的老照片,把时光推回到了1949年。

这几年,经过修缮,老市府大楼焕发出生机,这里保留了当年的原貌。踩着百年的原木地板,听着地板发出的吱呀声,沿着雕花栏杆拾级而上,阳光从玻璃天窗漏下来,在木质长廊上织出细碎的网。老市府大楼是一座建筑,更是一段历史、一种记忆、一个符号,不仅是一座展示上海历史的场所,更是一座承载城市记忆、传承文化精神的建筑瑰宝,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探寻历史足迹,感受时代变迁。

## 老市府大楼的情怀

郭树清

雅玩